

關於趙翼傳的新資料

杜維運

(一) 趙翼傳的撰寫

我讀歷史，最初接觸的是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時間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以後陸續讀了他的陔餘叢考、甌北詩話及甌北集等作品。對於這位兼有詩才的史學家，我很有好奇的心理；對於他的敏銳的識見及多誤的天性，我也有莫明其所以然的感覺。於是二十多年以前，就興起爲他寫一部長傳的念頭。執筆撰寫，是從一九八一年八月起，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教書以外，全部精神投入。當時我在香港大學任教，馮平山圖書館裏幾乎天天有我的影子。自久經塵埃所封的書叢中搜索，有驚喜的發現，疲勞即消失。假期返台灣，也多在圖書館裏消磨日子。趙翼的手迹、畫象以及其所生逢的乾嘉時代的文集、詩集、信札，是搜索的對象。我看到乾嘉時代的文集、詩集近兩百種，其中涉及趙翼者約百種上下。這些資料，能將趙翼放入乾嘉時代的洪流中，使他與時代息息相通。所遺憾者，有些與趙翼淵源很深的文人學者與政治人物，像劉綸、錢琦、王鳴盛、彭元瑞、陸錫熊、諸重光、邵齊熊、錢維喬、謝啟昆、秦顥、蔣業晉、吳省欽、張問陶、董潮、祝德麟等，其作品或存歿已不可知，或分藏於世界各處，一時全部蒐讀，絕非易事。所以在一九八三年七月將趙翼傳付梓時，我既未蒐到趙翼的畫象，也有很多該讀的文集、詩集未讀，遺珠之憾，使趙翼傳留下頗大的缺陷。

(二) 藏於美國的新資料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去美國遨遊，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裏，有極爲豐碩的收穫。我看到了謝啟昆的樹經堂文集

【註一】、彭元瑞的恩餘堂輯稿【註二】、陸錫熊的篠村集【註三】、寶奎堂集【註四】、蔣業晉的立厓詩鈔【註五】、吳省欽的白華後稿【註六】、張問陶的船山詩鈔【註七】、船山詩草補遺【註八】、董潮的紅豆詩人集【註九】、祝德麟的悅親樓集【註一〇】，尙鎔的持雅堂文集【註一一】，這是在台灣、香港極難看到的詩文集，一旦得之，真有美不勝收的感覺。我自其中輯出與趙翼有關的資料。悅親樓集中涉及的最多，因為作者祝德麟是趙翼最得意的學生，其恩師的心情、思想及著述情況，他寫得最真切，最詳盡。如卷三「送房師趙甌北先生出守鎮安一百韻」，就比李調元所寫的「送編修趙雲松（翼）出守鎮安」【註一二】、吳省欽所寫的「甌北耘菘圖送趙雲松前輩（名翼、字甌北）出守鎮安」【註一三】、程晉芳所寫的「送趙甌北前輩之任鎮安」【註一四】，真切而詳盡多了。卷二十九「甌北先生七十壽詩三篇」（附後），稱頌而不失真實，亦極難得。拙著趙翼傳未能採用此等資料，真是莫大的遺憾。另外持雅堂文集中的「三家別傳」（附後），對於趙翼所以致富，提供了可靠的消息。趙翼早年極貧，晚年極富，「饑窮食不給，飄蕩學且廢」【註一五】，是他早年的貧象；「十萬黃金詩一萬」【註一六】，是他晚年的富境。其所以出現如此兩極的現象，引起很多猜測。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是由於賣文之錢，潤筆之資【註一七】；根據其同里好友洪亮吉的解釋，則由於他在揚州作書院講席時，弟子中不乏有經濟眼光的商賈，以致熟知天下利市，而將資金作了靈活的運用【註一八】。不過，這些理由，都不是很充分。賣文的收入，怎能到十萬巨富呢？其靈活運用在商場上的資金，又從何處而來呢？尙鎔在「三家別傳」中這樣說：「其守鎮安也，曾從征緬甸，經略傅恆用其計有功。及李侍堯征台灣賊，邀之入幕，事平餽金數千。翼本機警，善治生，由此家大起。」這項資料，為趙翼能有資金在商場上靈活運用提供了消息。趙翼節儉，又善治生產，其自設湛貽堂印書局，刻印甌北集、甌北詩鈔、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甌北詩話等自己的作品，由於其晚年享盛名，銷售量很大，收入也頗可觀【註一九】，於是其富便為一般人所羨慕了。「努力可望猗頓兼陶米，我言如虛我愛誣」【註二〇】，其好友的遊戲詩，也有其相當真實性了。「三家別傳」中又謂趙翼「日以哦詩為事，初交蔣士銓于京師，極重其詩。里居後與袁枚交最密，遂自稱為袁蔣趙三家，枚喜而和之，于是三家之名震天下。」這對袁（枚）、蔣（士銓）、趙三家詩的盛行，提供了耐人尋味的消息。近人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說：「三家之說，乃隨園一人搗鬼，甌北尙將計就計，以爲標榜之資。……心餘則無隻字及此。」「註二」若依尙鎔之說，搗鬼者可能是趙翼，而袁枚將計就計。以趙翼的「智

計如鴟夷」〔註二〕，「機警過人」〔註三〕，是可能玩出這種把戲來的。

（三）藏於中國大陸的新資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香港大學中文系好友單周堯兄告訴我，常州市業餘收藏協會將於十二月四日至六日，假常州市文化館舉行趙翼手迹、著作展覽會。我聞訊之後，立即用最快速度，辦妥手續，於十二月三日偕內子孫雅明自香港直飛上海，同日坐火車抵常州。去國四十年，第一次踏上國土，心中的感覺，非常複雜。不是爲蒐集趙翼的資料，我絕不願踏上在共黨蹂躪下的國土。作爲一個歷史工作者，有時是要犧牲的。

常州是清乾嘉以後的學術盛地，心儀已久，第一次到此，處處有新鮮感。趙翼的五世孫趙爭先生與熱心研究趙翼的李金堂先生（任教南京教育學院歷史系）在展覽會場相迎。展出的手迹、著作，看後却很失望。著作部分，連湛貽堂原刻本甌北全集都沒出現，不用說其他世人看不到的作品了。手迹部分，所展出的楹聯，致侄孫趙懷玉函、哭蔣士銓詩、題徐霞客游記，都是影印本，見於拙著趙翼傳上。不過，非常珍貴的，是赫然出現趙翼參加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恩科會試時的殿試卷影印本（附後）。趙翼的這份試卷，本來是應以第一甲第一名及第的，可是乾隆皇帝却以地區的原因，將第三名的王杰與他對調，於是藉屬陝西的王杰，由於該地區從未出過狀元，而破例躍居狀元之位，趙翼則祇好屈居第三名的探花了〔註四〕！這件事爲趙翼帶來了聲名〔註五〕，也使他一生鬱鬱不樂。不意這份試卷，再現世間，這是否有天意？據云辛亥革命以後，趙翼後裔趙雲浦於北京琉璃廠吉玩店發現這份試卷，便買下來，珍藏多年。大陸逆轉後，上海成立文管會，趙雲浦將這份試卷捐給上海市博物館〔註六〕，以致世人可以共覽。自其形式與內容而言，形式十分完美，趙翼從不會用過的歐陽率更體很工整的呈現（當時主考官是軍機大臣劉統勳與劉綸，二人極不欲出自軍機處的趙翼考中狀元，二人又皆識趙翼楷書時習用的石庵體，以致趙翼改用歐陽率更體，避過二劉的法眼）；內容方面，可稱是辭藻淵懿，識見卓越的燕許大文章，士子在科場秉筆時的用心以及朝廷徵求政治人才的誠意，皆灼然可見。如對及「文體未盡醇，士習多浮尚，而欲司事者之共襄公慎」

云：

「夫文之淳漓，習之躁靜，固非盡司文柄者所能轉移而變化。士子急於自進，務爲速化之術，故文詞多淺薄而不淳，又妄希營進之方，故習氣亦浮動而不靜。唐順之有言，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蔀屋中，所見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如此則安肯以儲峙學術，砥礪名行爲務哉？至於司文柄者之所以轉移變化，則亦有不得諉其責者。無論開汲引之路，博宏獎之名，固足以啓奔競而壞士習，即使屏干謁，絕請託，而決擇不精，仍使魚目得以混珠，碩碔得以冒玉，則人亦競以剪綵刻楮之技嘗試之，而文體無自而端。」

又如對及「以服勤尚儉爲民生風俗之原，而期司牧者之開源節流」云：

「生齒日繁，而物力有限，固不能有贏無絀。然男可耕，女可織，有一人之手足，即足給一人之口腹，患在游手多而生財之源隘，服食侈而耗財之途寬。昔賈誼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甚非所以致治安之策。則游閒無藉之途，當驅之使歸本業也。歸有光謂吳民美衣鮮食，競相慕效，稍不如人，則以爲恥，其俗安得不貧？則靡麗相尚之習，當禁之使崇節儉也。夫積習既成，而一旦欲使無業者盡歸農，好侈者盡返樸，誠不免迂遠而闊於事情，然此亦在良有司之化導之耳。昔之人，有躬耕以爲民勸，循行阡陌間，見禾稼美則喜，民謂其不喜聲伎，但喜嘉禾，爭相勸效，不數年遂成富庶者。亦有定民之嫁娶燕會，一切裁之以法，使不得過，而民遂以啓實者。夫誠司牧者能實心董事，俾共勤夫于耜舉趾之業，而相勉於山樞蟋蟀之風，夫何慮豐歉不齊，動煩補苴擘畫，而使商賈得以頓積居奇，吏胥得以採買牟利哉？」

其謂「士子急於自進，務爲速化之術」，「又妄希營進之方」，可作今日士子的描述，其謂「游閒無藉之徒，當驅之使歸本業」，「靡麗相尚之習，當禁之使崇節儉」，又寄望司牧者實心董事，則是治國的大本，施之百世而皆準。時人稱趙翼有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註二七】，從這篇殿試文章，可以看出。請以前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殿試，其積極目的，在求能實際推行經世濟民之術的人才，也昭然若揭。衡諸當今最高學位獲得者，幾不知經國濟民之事爲何物，最高學術機構掌持者，全視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若無物，則誠令人興今昔之感矣！

常州之行，能看到趙翼的殿試卷，深感意外，也在失望中感到滿足。展覽的照片部分，有趙翼前北岸故居及無錫馬山墓

地，皆是實蹟，其造像則不足取。造像本來是不真的。「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註二八】，這樣的造像，還勉強可以。趙家的後人，怎能於一兩百年後，爲其祖宗造像呢？觀其造像的偉岸，與其「額尖面小似猿」【註二九】，「自顧癯如鶴，人疑瘦爲蛙」【註三〇】，且常被比成鬼【註三一】的真像，太不像一個人了！

作爲趙翼五世孫的趙爭先生（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爲六世孫），對於蒐集其五世祖的資料，不遺餘力。他曾在一九八四年趙翼逝世一百七十年的前夕，委託香港中文學會，在香港多家報紙，刊載徵集有關趙翼、趙元任文物資料的啓事，效果雖不理想（自展覽會展出者可見），其熱忱是可見的。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武進縣橫林趙家塘發現了「西蓋趙氏族譜」，係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修訂，全譜十二冊，系統記載了趙家的歷史淵源，分支繁衍，也代遷徙等情況，並附有家規，故迹、風俗、文藝等史料，前面載有翁同龢、費淳等的序文【註三二】。我沒有看到這份族譜，趙爭先生寄給我其中「甌北公父母敕命」、「甌北公父母誥命」部分，彌覺珍貴。

(四) 當代學者的新研究

當代學者對於趙翼的新研究，其重要者如下：

1. 王樹民的廿二史劄記校證

一九八四年一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王樹民的廿二史劄記校證，這是當代趙翼研究的重要新作品。王氏推崇廿二史劄記（以下簡稱劄記）「史法與史實並重」【註三三】，亦對其「多具體性謬誤」【註三四】，嚴厲批評。他就嘉慶初年的湛貽堂刻本，與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廣州廣雅書局刻本（以下簡稱廣雅本）及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湖南新化西畬山館刻本（以下簡稱西畬本）互校，擇善而從，並採用李慈銘、沈家本、陳垣、馮家昇等前人校正成果，共計寫成校證及以符號刪補者一千一百三十餘條，這是很豐碩的收穫。能有此種收穫，由於採用了廣雅本及西畬本兩種善本。湛貽堂本雖爲原刻

而校勘欠精，廣雅與西畚本不僅多作文字校正，於內容疏略之處，亦間爲校補，尤以西畚本補正者最多。校書當得善本，於此得一具體例證。

王氏校證與拙著趙翼傳的問世，相差僅半年（一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一在一九八三年七月），海峽兩岸遙隔，彼此不能互通意見，而所見多相合。王氏新趙翼「粗率疏濶」〔註三五〕，我說他「不是一位謹嚴的史學家」〔註三六〕；王氏相信趙翼是劄記的作者〔註三七〕，我用頗長的篇幅，辨明劄記的作者爲趙翼無疑〔註三八〕。學術研究，有時候是可以相當客觀的。所遺憾者，我用劄記所引廿二史原文，與劄記之文相對照，凡得劄記錯誤三百九十九條，彙爲一編，名曰「廿二史劄記考證」，於一九五七年二月載於新亞學報第二卷第二期，二氏校證，未能採納，終是缺陷。

2. 胡懷肖的趙翼詩選與王建生的趙甌北研究

一九八五年二月中州古藉出版社出版的趙翼詩選，選者爲胡懷肖，他從趙翼五千多首詩中，選出二百零九首，並爲之作箋注，這是一項創舉。年代從甌北集、詩體及詩的字句從甌北詩鈔，尤見高明。因爲後者是在前者的基本上經過刪改而成的，其中大部分的詩都較原詩爲好。胡氏能察及這一點，足證非泛泛之輩。

胡氏對趙翼詩的瞭解，相當深刻。他在「前言」中指出，「以歷史爲題材的咏史詩在趙翼的詩作中，占有很顯著地位，他的咏史詩涉及的內容極爲廣泛，對許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趙翼往往能提出與衆不同的見解，這些見解有時十分精闢。」「對時俗、時政的不滿或嘲諷，這是趙翼詩集中較有價值的一部分詩歌。」「趙翼晚年的詩歌創作，很注意反映災荒年月人民所受的苦難。」種種所見，皆有創意。至於說「乾嘉時期，趙翼與袁枚，蔣士銓合稱『江右三大家』，排列次序一般是『袁蔣趙』，但他的詩歌總的看來比蔣士銓的強，某些方面還要比袁枚略勝一籌，至少是旗鼓相當。」這似是發前人所未發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台北學生書局出版了王建生的趙甌北研究，這是很花工夫的一部書，對於趙翼詩徵引最多，評論最具體；就省籍遍舉趙翼的交遊，尤爲難得。其缺陷則在於剪裁不精，失之過繁。如言及李白，則先抄正史李白本傳；言及絕句詩

，則先用頗長篇幅，泛論絕句詩；言及史學環境，則一一介紹王鳴盛、錢大昕、洪亮吉、章學誠的史學，皆覺冗贅。

3. 一般討論文章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常州曾有一個紀念趙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的學術座談會，參加者近七十人，學術論文提出了十二篇【註三九】，約二十餘萬言。我蒐到其中的幾篇，如吳澤、胡逢祥的「趙翼學術成就述評」，朱政惠的「論趙翼廿二史劄記」，趙平（趙翼六世孫）的「趙甌北詩作和論詩的創新精神」，趙和（趙翼六世孫）的「趙翼論漢后少黃金」皆是。其內容則覺平淡，而且流於溢美。

此外我也看到近幾年發表於刊物上討論趙翼文學與史學的文章多篇，如黃兆強發表的「綜論趙翼確爲廿二史劄記及陔餘叢考之作者」【註四〇】，即是佳作。細且恕不一一列舉。

4. 拙著趙翼傳的迴響

拙著趙翼傳自問世後，得到的反應，大出我自己的意外。出版後不到一年，忝列出版者時報出版公司歷年來十本暢銷書之一【註四一】，同時進入七十二年度十本「最具影響力的書」的行列【註四二】。一九八五年二月又僅獲中華民國第十屆國家文藝獎（傳記文學類）。前輩學者及後起俊彥的撰文衡評，尤其使我受寵若驚，惶悚不已。據我所看到的評文，有楊聯陞先生的「可謂甌北功臣——讀杜維運『趙翼傳』有感」【註四三】，馮鵬江先生的「平心論斷追收約，快意詩篇至陸蘇——略談杜維運教授的『趙翼傳』」【註四四】，杜聿新先生的「杜維運之『趙翼傳』讀後」【註四五】，徐雪霞小姐的「評介杜著『趙翼傳』」【註四六】，王明蓀先生的「一編文苑定難拘——訪談『趙翼傳』的作者杜維運先生」【註四七】，朱仲玉先生的「評杜維運著『趙翼傳』」【註四八】，王基倫先生的「評介杜維運先生的『趙翼傳』——兼談長傳的寫作要領」【註四九】，謝正光先生的「從『趙翼傳』的立論說到趙甌北在詩壇上的地位」【註五〇】，共計八篇。這八篇評文的作者，散居美國、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而且有數位是與我素昧生平的。他們對拙著有稱譽，有抨彈。其稱譽處，視作鼓勵；其抨彈處，願以「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欣然接受，以作他日改寫時的參考。

在此深值一提的，是楊聯陞先生的評論，楊先生是衆所周知的馳譽國際學壇的前輩學者，尤其以寫書評見長，他又是趙翼六世孫趙元任的學生，趙翼七世孫趙如蘭的老師，以致對拙書最感興趣。他一方面謬評拙著爲成功之作，一方面提出修正的意見。如其中一段說：

「南宋以來，儒士治生，已非所禁。朱晦菴說陸家（九淵）亦有店肆（不記原文），但生財要有節制，指其門限以示弟子。甌北先生似乎也能遵從此命。雖對食色之樂，隨緣接受，似無過奢之事。遺產如何，尙未及考。若以所見吾師趙元任先生之懿行博學，君子之澤，五世而未斬。先生天才高超（胡適先生說元任先生才華高過他），學問精深，不計名利。他的長女如蘭教授曾屈爲我的弟子，音樂史的造詣已是第一流，却能謙謙君子，誠摯接人。次女以下三人分治化學物理，各有成就。誠如張隆延賀壽詩中所說，『隋珠嬌女分傳業』。」

這是瞭解趙翼其人的一種新方法。

數年以來，與楊先生書信不絕，內容所涉及者，大半於關於趙翼傳的問題。一九八六年夏天，他親筆寫趙翼論詩名句送我，其詩爲「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並題詞於後曰：「維運兄趙翼傳功力深厚，可稱趙功臣，甚堪推重，因錄甌北論詩句存念。」殷殷之意，感人至深，謹附於後。

(五) 結語

歷史有待不斷的重寫。時代變了，觀念不同了，歷史須與之呼應。任何歷史免不了有一個「現在」存在。歷史資料的紛紜龐雜，無窮無盡，尤其使歷史與時翻新不已。歷史資料是殘缺的，却又紛紜龐雜，梳理有序，而盡見其真義，不是一代史學家所能勝任，歷史資料是零星的，却又無窮無盡，其散於天壤間，史學家使出渾身解數，「上窮碧落下黃泉」，也無法將其悉數網羅。新資料出，由舊資料支持所寫出的歷史，不是被修正，就是遭推翻。歷史的不確定性如此，歷史的活潑生命如

此。珍貴的學術，捨歷史其何屬？

在我研究趙翼的初期，所看到的資料有限。到寫完趙翼傳時，感覺資料蒐集已够豐富，一時頗為自滿。可是六七年的光景，新資料又出現不少。希望新資料累積到相當程度時，再寫一本「趙翼新傳」。

註釋

- 【註一】：謝啓昆，樹經堂文集，嘉慶刻本。
- 【註二】：彭元瑞，恩餘堂輯稿，道光丁亥刻本。
- 【註三】：陸錫熊，篁村集，道光己酉重刻。
- 【註四】：陸錫熊，寶奎堂集，道光己酉重刻。
- 【註五】：蔣葉晉，立崖詩鈔，嘉慶己未刻，交翠堂版。
- 【註六】：吳省欽，白華後稿，石經堂藏板，嘉慶十五年刻。
- 【註七】：張問陶，船山詩草，嘉慶己亥刻本，較同治甲戌重刻本爲佳。
- 【註八】：張問陶，船山詩草補遺，道光己酉刻本。
- 【註九】：董潮，紅豆詩人集，道光己亥刻本。
- 【註一〇】：祝德麟，悅親樓集，嘉慶二年刻本。
- 【註一一】：尚鎔，持雅堂文集，同治七年刻本。
- 【註一二】：童山詩集卷八。
- 【註一三】：白華前稿卷三十七。
- 【註一四】：勉行堂詩集卷十八。
- 【註一五】：甌北集卷四A「五哀詩」。
- 【註一六】：洪亮吉，更生齋詩續集卷一「題趙兵備翼秋山晚景長卷」。
- 【註一七】：詳見拙著趙翼傳（時報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初版）頁二六〇至二六一。
- 【註一八】：同上。

【註一九】：同上。

【註二〇】：更生齋詩續集卷一「前題趙兵備行卷，有十萬黃金詩一萬之句，兵備復枉詩相嘲，爰戲答一篇」。

【註二一】：錢鍾書，談藝錄，頁一六二。

【註二二】：吳省欽，白華後稿「畱北案序」，亦載於畱北集前。

【註二三】：王昶，湖海詩傳，卷二十四「趙翼」。

【註二四】：詳見拙著趙翼傳頁五一至五四。

【註二五】：見同上，亦見趙爭「趙畱北生平瑣記」，載於大陸名「翠苑」的一種刊物。

【註二六】：見趙爭「趙畱北及其著作」一文，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五日油印本。

【註二七】：李保泰「廿二史劄記序」。

【註二八】：歸有光「先妣事略」。

【註二九】：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一。

【註三〇】：畱北集卷二十「守風日久，盤餐不給，詩以解悶」。

【註三一】：畱北集卷四十四「戲題魁星像」云：「老夫顏狀縱不美，何至被人儕作鬼！」

【註三二】：見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常州日報，消息由趙爭、趙平提供。

【註三三】：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前言」。

【註三四】：同上。

【註三五】：同上。

【註三六】：見拙著趙翼傳頁一三七。

【註三七】：王樹民在廿二史劄記校證「前言」中辨論之。

【註三八】：拙著趙翼傳頁二〇三至二〇八。

【註三九】：據常州日報載，係由江蘇省社聯、省歷史學會常州市社聯、文聯、歷史學會等單位發起，

【註四〇】：東吳文史學報第八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

【註四一】：名列第六，見新書月刊第八期，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出版。

【註四二】：名列第九，見新書月刊第四期，民國七十三年元月出版。

【註四三】：中國時報副刊「人間」，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四四】：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註四五】：中華雜誌總二四九期，一九八四年四月。

【註四六】：鵝湖月刊，一九八四年九月號。

【註四七】：新書月刊第二十一期，一九八五年六月。

【註四八】：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註四九】：幼獅月刊第三九八期，一九八六年二月。

【註五〇】：明報月刊第二四〇期，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尚鎔《持雅堂文集》卷二，頁二二A—二二B

三家別傳

袁枚字子才錢塘人少有俊才年十二補弟子員十九客廣西巡撫金鉛奇賞之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尋舉乾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出爲沐陽縣知縣調繁江甯聽斷明敏所蒞皆有政聲枚工詩古文詞不樂爲令年未四十棄官奉母居金陵購小倉山爲隨園徧蒞花竹池館巧麗開門接賓不立崖岸一時士大夫爭趨之性好游山東南洞庭天台武夷匡廬羅浮諸奇勝無所不探其舟車所至靡不傾倒索詩文至海外諸國亦遣使爭購其集負重名六十餘年年八

授編修士銓剛介尙氣節性不和俗曾以事忤時相逐居嶺橋金陵先是袁枚見其燕子磯題壁詩歎爲奇才訪十年始知姓氏至是乃定交士銓主揚越書院講席十五年恆悒悒不樂聞

高宗許爲江右名士復入都供職及召見將用爲御史而士銓右體病甚乃歸里越數年卒于南昌年六十一其卒也雷震其屋者三生時亦然人咸以爲異聞士銓詩才奇傑兼工詞曲悲歌慷慨有燕趙烈士之風與枚雖互相稱許然示尚不同各負才不相下時人亦分左右袒獨青浦王昶推士

持雅堂文集

卷二

三

銓爲當代詩人之冠

趙翼字雲松陽湖人少爲諸生不得意棄之游京師北闈領解爲大學士劉統勳尙書注由敦上容俄官中書軍機處行走乾隆辛巳會試中式比廷對大臣皆擬列第一

子晚年更多女弟子其所提倡詩多陷于輕薄甫死人卽背之至今論者遂咸詆毀而損其眞云
蔣士銓字心餘其曾祖本長興錢氏明季爲兵所掠乃氏蔣爲鉛山人父堅有奇行士銓年四歲母鍾斷竹篾爲字教之輒不忘十一父携之游太行讀鳳臺王氏藏書十年始歸圃政金德瑛識拔之乾隆丁丑由內閣中書舉進士入翰林尋

授編修士銓剛介尙氣節性不和俗曾以事忤時相逐居嶺甸經畧傅恆用其計有功及李侍堯征臺灣賊邀之入幕事

祝德麟《悅親樓集》卷二十九

歐北先生七十壽詩三篇

歐北先生七十壽詩三篇

尚鎔《持雅堂文集》卷二，
〈三家別傳〉頁二三一A

平餽金數千翼本機警善治生由此家大起日以哦詩爲事
初交蔣士銓于京師極重其詩里居後與袁枚交最密遂自
稱爲袁蔣趙三家枚喜而和之于是三家之名震天下翼爲
詩好富麗袁蔣既沒主盟驛壇十餘年獨雄一時嘉慶庚午
與桐城姚鼐重赴鹿鳴在籍進官尋卒年八十七

序事提要鉤元雄勁高簡是以子才之筆而用望溪之

體以求合龍門昌黎者也

蕭謙谷

學山必華嵩學水必江漢生民有等倫賢者乃自見古
來三大事功德言從判兼收固大難得一已堪羨以公
開濟才出必勲庸建無端中道休不答

聖明眷參軍膽畧雄作郡政聲善竟從觀察階力謝公

卿薦同年孫仁和已入名臣傳彼享竹帛榮我遂山林

願卻看言與功匹敵夫奚憚細讀自壽詩一辭真莫贊

通儒不世出俗學多莽鹵近代著述家我取顧炎武先生
稽古力史冊榜腸肚貫穿四千年精微集條縷博物

張茂先刊誤劉遼父寧同點鈕流沾沾事訓詁先生著
叢考四十二卷今續編又將告成歌詩與尤健一空前

體例與顧亭林日知錄畧相似

歌詩興尤健一空前

人語曲折善言情沈雄工論古有書必搜討經用無臭
腐出入唐宋間獨自樹旗鼓流傳遍天下驛壇奉盟主

豈知衛武公矻矻猶攻苦

今春乍獻歲戢柅姑蘇州追陪踏冰雪探梅西山幽手
拋綠玉杖邇捷超猱猴翻令屈步蟲時抱睦乎憂茲逢
弧矢慶稱觥遍朋儕堂堂兩開府蘇撫費芸浦晉撫蔣
錄皆先生禮闈所

士門下添雙籌鱗生不足齒未至徒增羞卻荷提攜德
期泛西湖舟更擬指台蕩未到神先游仙人胡麻飯包

裹作糧候粲粲五色芝滿把靈莖收蟠桃未易熟一笑

三千秋

重九後一日偕心蒔遊橫雲四首

趙翼參加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殿試卷

庭

第一甲第三名

臣趙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憲諸書究指歸而探義蘊庶不同儕耳販目之學矣制策又以審官考課爲問夫三載考績處廷已著其規而周以歲有計所以殿最百官者更合內外弗遺漢制六條所謂強宗豪右田宅踰割二千石背公向私侵漁百姓之類專以察邸國而光祿勳復歲行進退三府之官則外吏及京朝官亦俱有所考覈庶設考功郎中員外郎一主京官之考一主外吏之考迄今稽二十七最中所以考近侍有職事可贊否請條所以考長吏有農桑戶口諸條亦未嘗不內外並重我

皇上留意吏治既令各督撫舉堪任郡守及堪任總兵官者以備臨時

簡用而三年計典之外復內而令部院大僚叢司員外而今督撫諸臣數屬吏名疏其賢否而審陳之其立法較漢唐爲簡明切要惟在諸大吏之司察核者公以宅心明以操鑒勿參以愛憎勿昧於別擇斯無負明目達聰之寄耳

制策又以文體未盡醇士習多浮尚而欲司事者之共襄公慎夫文之淳漓習之躁靜固非盡司文柄者所能轉移而變化之士子急於自進務爲速化之術故文詞多淺薄而不淳又妄希營進之方故習氣亦浮動而不靜唐順之有言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部屋中所見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如此則安肯以儲峙學術砥礪名行爲務哉至於司文柄者之所以轉移變化則亦有不得諉其責者無論間汲引之路博宏英之名固足以啟奔競而壞士習即使屏干謁絕請託而決擇不精仍使魚目得以混珠破穀得以冒王則人亦競以剪絲刻楮之技嘗試之而文體無自而端伏見我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趙翼參加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殿試卷

皇上每遇科場務別諸弊以杜倖進近又申嚴磨勘之例俾文
義一歸雅正所以期多士於積學勵行者至切而
簡派諸臣之司試事又無不風厲之以公明行見聲氣絕衡量
精士皆奮自濯磨而科目得人矣

制策又以服勤尚儉爲民生風俗之原而期司牧者之間源節
流此尤裕民之至計也生齒日繁而物力有限固不能有
贏無紂庶男可耕女可織有一人之手足即足給一人之
口腹患在游手多而生財之源隘服食侈而耗財之途寃
昔賈誼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甚非所以致治安之策則
游閒無藉之徒當驅之使歸本業也歸有光謂吳民羨衣
鮮食競相慕效稍不如人則以爲耻其俗安得不貧則靡
麗尚之習富榮之使崇節普也夫積習既成而一旦欲
使無業者盡歸農好侈者盡返樸誠不免迂遠而潤於亨
情然此亦在良有司之化導之耳昔之人有躬耕以爲民
勤猶行阡陌間見禾稼美則喜民謂其不善聲伎但喜嘉
禾爭相勸效不數年遂成富庶者亦有定民之嫁娶燕會

敦崇實學之盛意也夫易有四尚則所謂尚其辭尚其說
尚其象尚其占也詩有六義則所謂賦興比風雅頌也書
有古今則伏生所授者今文孔安國所傳者古文也禮有
經曲諸家之說不同或以儀禮爲經戴記爲曲然儀禮中
未嘗無拜跪周旋之末節而戴記中未嘗無郊祀大饗之
鴻儀則固未可強爲區別惟朱子以中庸所謂禮儀三百
爲經儀三千爲曲乃爲論耳春秋三傳則左氏詳於敘
事公羊穀梁主於說理又各有派別也諸說經之家如孔
安國之註尚書毛萇之註詩皆曰傳鄭康成註諸經皆曰
註而於詩則又曰箋何休之於公羊則曰學范寧所注書
如穀梁傳之類則曰集解總言之則皆註也註之外有疏
其直名之曰疏者賈公彥之於周禮儀禮名正義者孔穎
達之於諸經總言之則皆疏也諸經之立學官則始於漢
孝武而其後博士之數以次遞增刻爲石經則唐時勑諸
國子學其篆隸諸字體又可與張參五經文字並考者也

容裁摹舛刊布所以嘉惠來學者甚至然則士欲自勉爲通經
方今正學光昌如日中天我

皇上於易詩春秋三禮諸書皆出
學古之儒亦惟有循習乎

趙翼參加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殿試卷

臣對玉闈帝王建一中之極操萬化之原將使經學昌明
吏治醇茂士登謁言戶慶盈寧以馴致夫清和咸理之休
恬熙邪隆之治則所以人情至理之者必出之以真實
无妄之心而運之以從行無息之力夫然後精神之所貫
注風聲之所鼓盪如天運於上而萬物默成於下以崇經
術則正學興以敎官方則庶政理以勵科名重農業則人
才出而物力豐當其振迅之始非必震耀乎曆屬之迹而
氣機所動胥天下已為其鼓舞而不自知及夫久道化成
之後政治風俗既已潛移默轉而天下皆漠然不識其所
自唐虞三代之隆所由士教學殖吏勉循良仕路肅清食
貨充阜無不由此道也劉頌有言聖王之為治執要而已
然則王者所以綱維羣動宰制百為運化移清濁治宵旰
欲使在學校者經術湛深膺民社者治行超卓登明選公
而仕進端家給人足而民計裕詎無執要之圖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緝熙宥密發軔樂廣至聖之資建非常之業凡所
以振興文教澄叙官聯樂育多士而廣其業征軫郵北民
而謀其充裕者固已至詳且悉乃猶
聖不自聖安益求安進臣等於
廷而榮之臣書生愚見管窺蠡測豈足以知大計然苟毫之
言鉛錚所不廢而負暄採芹之獻雖微而無當亦所以自
効其愛敬之忱也敢不因
明問而竭所知以對伏請

制策有曰載籍博必原本於六經而新得經明行修之士誠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一切裁之以法使不得過而民遂以殷實者大誤司收者
能實心革革僻共勤夫于招舉趾之業而相勉於山樞蛇
蟠積居寄吏界得以採買牟利哉凡此者經緯極於萬端
區畫周於四海而總持我皇上以真實无妄之心健行無息之力提挈而綜理之行見經
學丕振而聖道大光吏治懋修而化理日上科目得明體
達用之士農桑致含哺鼓腹之休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固識忘諱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願越之至臣謹對

印卷官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臣屏治
儀制清吏司員外郎臣湯元
祠祭清吏司主事臣鄭忼

楊聯陞教授贈趙翼論詩名句

李杜詩萬口傳至今已覺不

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

惟道是道無休立功力深厚可終追底功名甚惜措意

因韓頤北歸詩句存念而寄夏日楊聯陞

國

NATIONAL PALACE MUSEUM